

集部

蘇平仲文集卷十

明　蘇伯衡　撰

題跋

跋陳彥弼誥

興國軍推官前知饒州安仁縣事陳公彥弼擬淮南節度推官知亳州錄事參軍以元祐三年五月廿六日署行至六月三日其勑始下時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凡厥登用皆天下之賢才勑後署名彬彬可

徵也守中書侍郎吕大防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尚書右丞王存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胡宗愈守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孫固守門下侍郎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守吏部侍郎皆在四月四日前此甫五十有二日耳而吕公著以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劉摯以尚書左丞拜中書侍郎孫覺以右司諫拜御史中丞蓋同日我先文忠公時為學士在翰林是夕召入見於

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行詞既奉旨太皇太后問公所以擢用之故語公以神宗奬待之意甚悉公哭失聲太皇太后及上左右皆泣下已而命坐賜茶復勉公盡心事上以報先帝知遇公拜而出遂撤金蓮燭送歸院即行司空左右僕射詞世傳一揮三制是也餘詞則劉攽曾肇等行呂司空以下皆再三表辭不允賜詔各一口宣各二斷來章批答各三皆公行於是諸公乃就職獨傅侍郎以舊疾未平未上後復申辭免之情仍有詔

不允亦公行則五月二十三日也今其名下前小書未到而後不書豈非被詔之後五六月之交遂就職歟元年春司馬光拜左僕射自以歷事未久乞用文彥博為侍中行左僕射而守右僕射佐之用其言依舊以師相起彥博不煩以事而侍中虛至今故書闕也頌者姓蘇氏延慶者姓蔡氏萊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兼工部侍郎在二年之夏蘇公由刑部尚書進吏部尚書在二年之冬顧臨遷給事中與我先文定公遷户部侍郎實並命

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宇文員外郎紹節之叔祖嘗言州縣不依數令放免積欠者黄左司即庭堅之叔父嘗體勘蜀茶者周考功蘇都事皆名士云觀此蓋可想見一時人物之盛森列於二聖之左右前後雅所謂濟濟多士殆不是過矣哲宗臨御十有五年而莫盛於元祐之際不歸之君子在内之功抑豈可哉然則此卷豈但足以係孝子慈孫無窮之思而已

跋宗忠簡公誥

右故宋宗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延昭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假延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宫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實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

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帥守擢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秘閣脩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為副元帥暨高宗即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為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于汴有詔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

而遽以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公先是公上休致之請特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烈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朝以忤一道士得幸用事者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真如以一縷之線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而奮然自必身任恢復

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忌之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於背而死及之茲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耶公既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憖遺也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也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擬其後公材略不世出天固生之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不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沒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詰者未可直以為足見一代故事

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為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池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并官伐之槩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係之實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

跋王魯公除少保誥

淳熙丁未五月公乞退除特進觀文殿學士判衢州奉魏國太夫人歸里亟求閒便養秋乃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明年二月光宗受禪改元紹熙下詔諮訪初政公疏

六事及禹所以繼舜者以對有㫖拜開府儀同三司鎮潼軍節度使適丁魏國憂乃議服闋降制而公以執喪哀毁成疾尋上休致之請於是有少保之除命以五月二十三日下至八月十二日公竟薨矣則致仕乃在丁憂之後未除少保之前行狀謂休致之請少保之除皆在薨之月者非也遺表聞輟朝二日贈少師則乞退之初未嘗致仕恤典之行始贈少師或者謂罷相日以觀文殿學士少師致仕者亦非也尚賴此誥之存足以訂

其僞云公自熈寧甲午至辛丑八年之間徧歷政地遂以辛丑九月拜右揆壬寅九月進左揆距丁未夏首尾又八年乃罷先是癸卯冬以魏國年將八十辭位不允乙巳三月又以星變辭章四上不允九月以喪長子又辭面慰留丙午夏以旱又辭仍不允秋以魏國年彌高又辭會高宗升遐孝宗諒陰充撰謚號冊文官充上冊寳禮儀使開議事堂佐皇太子參決庶政不敢求去至是高廟祔禮畢乃力申前請而去由是觀之公去志未

嘗一日忘也而其得君之專行乎國政之久亦惟道合而已矣夫豈持祿保位若公孫弘張禹孔光之流哉是亦後學所當知也故併著之

跋朱漢上先生贈父誥

金華朱元良出其先世所被誥命以示伯衡蓋以漢上先生拜翰林學士而加贈其父者也伯衡頗記先生初以胡安國薦高宗名為司勲員外郎稱疾不至紹興甲寅趙忠簡公參大政言先生宜侍講讀名拜祠部員外

郎兼川陜判襄都督府詳議官而都督則忠簡也先生因言屯田荆襄之利高宗善之遷秘書少監兼侍經筵未幾改起居郎轉中書舍人兼贊善堂翊善會鄂千里除將作丞先生言其侵奪民田嘗經按治千里新命既寢而先生遂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俄拜翰林學士而學士之除實丙寅之五月十日此推恩之命以六月四日下相去蓋二十有四日云竊惟紹興三十年間惟忠簡與張忠獻公並相之日為㦤二公皆帶都督諸路軍

馬忠獻出視師江上忠簡居中總庶政然邪正雜揉孫近之徒盤結其間終不能去忠獻所行有闗三省樞府者參政沈與求樞密孟庾皆不能平相繼罷去遂拜折彥質權簽書樞密院事推參知政事今觀誥中所署姓名可槪見矣而司封員外郎諱符者則伯衡八世從叔祖官至敷文閣直學士去之二百六十五年而先生之後人猶能寶藏惟謹豈非君子之澤哉

題鄭宣撫墓誌銘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陜節制諸將嚴甚吴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閽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惶恐聽命時諸將咸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温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

跋扈狀檜入其言謀於王暎暎以為不若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置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盡力擠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沒於戲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況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狙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猶

一黄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輒疏所傳聞於後以補其畧亦以見羣枉害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跋杜愚齋先生奏藁并誥後

伯衡聞丁大全得志時以丞相董槐言其奸邪至上章劾之未報下自發府兵廹逐槐太學生陳宜中劉黻黄鏞林則祖曾唯上書言丞相槐秉政未朞月而為奸邪所中傷大全怒宜中等攻已奏削其籍又有蕭規者論

大全黜面貶嶺南賈似道得志時朝士少不附已輒陷之死地而流放者相隨屬也京學生葉李因星變率同舍生唐棣等八十三人扣閽言似道專權誤國似道知奏藁出於李令京尹劉良貴捕寘於獄坐以僭用金飾齋扁竄漳州由此觀之方二人者擅柄立威言之者未有不逢其怒而罹禍者也先生在右庠前論大全後論似道略無顧忌真豪傑士哉況先生之論似道也正以星變固與李同時不知何獨不逢其怒而罹禍耶藉令

史失於書人無得而傳焉觀先生除武岡軍新寧縣簿尉時所被誥命實咸淳已巳則度宗嗣位之二年也後七年德祐乙亥似道始以喪師謫漳州尤可見似道據相位時先生未嘗罹禍豈非幸歟然到於今士大夫知有宜中規李而不知有先生得不以宜中規李竄逐故其事白於天下先生不竄逐故其事不白於天下歟是則幸者乃所謂不幸而不幸者乃所謂幸也已先生之志固不在事之傳不傳人之知不知蓋風聲義概之或

泯則後先生而生者將何所觀感而興起哉當理宗度宗時國祚微矣丁賈之奸邪非不能爲莽操也其所以不敢睥睨宋鼎者夫亦一時豪傑之士能言肯言敢言有以破其機而挫其鋒也則先生之言雖不得行其事豈可不白之天下使後先生而生者有所竦動耶尚賴此書晚出若伯衡得闡其風則此書之存眞如寶龜之遺足增志士之氣豈特足爲杜氏之重是以表而出之於戲豈爲先生計哉

跋譚侍郎傳

國子祭酒許先生讀宋史得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譚公世績傳録以歸其七世孫濟以備其家乘之缺濟裝池以示伯衡於戲公以忠義為質特立當世沮之誘之不撓不隨之死以之何其偉與伯衡之生也後公數百年讀公之傳跡公之遺事想見公於數百年之上而恨不得為之執御焉幸公之後有若濟者且辱與之游而獲見其所為家乘公生細三府君府君生湘潭縣丞

縣丞生相谿居士居士生萬十一府君安榮安榮生寶一府君應辰五世惟縣丞稍出仕餘皆隱德不耀以孝友力行于家庭以仁厚推重于鄉里有質行君子之風視漢萬石君家蓋無愧焉濟則應辰之子也際令興運服勤戎行四方從征綽有成績方以忠顯校尉為管軍鎮撫戍金華駸駸顯融矣夫公事徽宗列官侍從垂二十年然身不容於時位不滿其德同時沮抑公若蔡京何臬輩窮極富貴志滿而意得以公視之不翅天之與

淵也今其胄存者其幾何哉而譚氏之後方興而未艾也先文忠公嘗云善惡之報至其子孫而後定又云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葢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真知言哉歎念之餘輒識卷末惟爾後人尚益思迓續焉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考亭朱子之學大行於婺由公與文定何公始文定承再傳之緒於文節黄公而公則親承指授於朱子者也文定後傳文憲王公文憲傳文安金公文安傳文懿許

公而其學人到於今傳焉徐公游最久而盡傳公之學
者曰通齋隱君葉由庚公旣沒隱君與文定文憲皆以
道學為東南之望及隱君沒而其學遂莫之傳近時閭
巷後生於公師友之淵源猶昧昧不知而況知講其學
乎然則人之崇尚文定之學者不過風承響接以世所
共傳為信耳豈復卓然有見而灼然有知乎不然公與
文定雖各名家而其所學則惟一道況隱君論辯周子
太極圖與論語屬詞瞭事集文定文憲皆深服其言則

亦烏可弗講其學也歟宋渡江以來婺之先達清脩直亮貴而能貧惟公及中書舍人潘公而公之學術尤粹且正是誠何可及哉去之百餘年而無稱焉尚得謂之有尊德樂道之心哉公之六世諸孫陵以此傳見屬繕寫景仰之餘而感慨係之矣

書賢良王公遺書後

伯衡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達尊言宋時永嘉人物之盛道術之懿固莫加於淳乾之際尚論其所由來實出皇

祐賢良王公景山且盛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然過人

伯衡私念公之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而數百

載之下言濬斯道之源者屬之公焉必有大過人者矣

自是會永嘉學士大夫輒從問公遺書皆以為高文大

册散落無存間存一二亦不多見伯衡未嘗不歎惋久

之茲過永嘉辱友公九世孫淵始得見其家藏儒志編

若干首劉屯田戴惟嶽二墓文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

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亦足得其緒餘已於戲慶歷

之前固有斯人乎鄉達尊豈我欺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時則其道不既昌大矣乎談者安得謂六經羣聖人之道至濂溪横渠明道伊川諸子出而後復明又安得謂五代文詞之習至歐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蘇子美諸公作而後丕變也惜乎公年三十有一而遽瘁庸非天乎雖然揚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近世胡汲仲又廣之曰千古聖賢之道由斯人而知之後乎千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

相及矣必於其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遺書何可以不傳也淵圖重刻以嘉惠來學不亦宜乎抑豈不以學術之在一家一邦不若公之天下也歟此君子之用心也伯衡既幸得見少償素願又重淵克承家學無愧為人後忘其寡陋識於篇末而翹翹望焉

跋四英圖

異時余聞劉正奉者欲於燕都嶽帝祠塑侍臣像久不肯下手一日觀魏鄭公像秘閣曰吾得之矣亟走入祠

為之不日而成觀者駭歎竊意鄭公之貌必有異於人者及備官國學則前代之物器圖籍書畫皆上於朝廷而鄭公之像在焉幸獲見之相傳以為閻相筆儼然弁冕紳韠之容憂深而思遠稱其所謂社稷臣者此卷鄭公像正類曩所見者其為名筆無疑閻相前後被旨所作畫皆載唐書藝術志此圖雖不載然陳秀公在元豐中定為閻相所畫太宗所命宋之去唐未遠也要必有所據矣宣和内府藏閻相畫三十有二亦無此圖豈藏

秀公家不經一覽畫譜亦莫得而記耶且貞觀所錄功
臣五十三人圖形凌煙二十四人而止爾至配食太宗
廟廷則梁鄭屈突通高士廉四人而止爾不獨如晦雖
無忌亦不從與享當時去取固自有意也此圖果出太
宗所命又豈偶然去今已五百餘年矣畫猶不能必其
主名況欲意斷其故難矣哉雖然漢高祖用羣才以成
帝業拔乎其萃者三傑而已太宗之臣多文武之材尚
論人英亦惟此四人是或一道也夫四臣者功業名聲

有足動人者矣而其狀貌則不足以動人三世名卿身不勝衣一代宗臣貌如婦女古之可以大受者類如此士誠不易相哉奈何欲得天下士而以貌取人也獨不此之鑒夫噫

跋先文忠公墨蹟

右先文忠公手帖一通乃荅滕達道者今見尺牘第二卷按公元豐二年春由彭城移知呉興其秋李定等言公訕謗朝政以八月十八日赴臺獄十二月二十四日

責授尚書水部員外郎黄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明年
二月一日到黄帖中言二年不知出此則遣帖時當在
五年春矣時逹道以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出
力擠之落南都留守翰林侍講學士知池州徙蔡州未
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説者又中以飛語
復貶筠州所謂知前事尚不已意者指此也初逹道倅
湖州杭守孫元規一見亟謂其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
安邊之策後為御史中丞充館伴契丹使深為其使揚

興公所愛敬及安撫河朔太原方畧威名人言可亞其父舅范希文葢素究心西事者也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公謁王文甫坐上得陳季常書報种諤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六千疋喜忭嘗賦詩故語次復問其詳爾又按難測之測從水舊見楊大發侍郎家刻本固從水而此從心則一時筆誤云

書清宴閣讌記後

洪武庚戌秋高麗國王遣其陪臣刑部侍郎金柱來朝

獻杜頗知文墨折節從朝之名公遊間出此記以相示自言其八世祖緣所作也以其時考之實宋重和之七年時淵聖在御日久狃於宴安荒於盤樂嘗讌宰輔蔡京王黼等於宣和殿而京作曲宴記流傳四方以為盛美是以高麗聞而慕之清晏有讌而緣為之記也則知上行下效其捷如此況中國之為君臣者以道德仁義化成天下表儀萬方則遐方之觀感慕效又當何如哉且蠻夷僻陋之邦而其文學侍從之臣紀事陳義之善

有若緣者代之詞臣蓋不能無愧焉而有宋文治之懿作養之盛人材之衆言語之工無内外遠近之間於此亦可以見矣是以録之

書靈洞栖真院題名後

乾道己丑九月二十三日范公元卿與韓公無咎吕公伯恭曾公正中及韓公之子淲遊蘭溪靈洞次栖真院題名院之户間後二十四年紹熈壬子正月十九日范公之弟元俞元臣亦來遊復題名其傍自乾道五年已

丑至今洪武五年壬子凡二百有七年而伯衡來拜八世祖少傅公墓下歷覽久之蓋伯衡童子時侍家君省墓從傍竊覦已知景仰而私識之矣去之三十五年乃再至童子時所見題識雖具在而粉墨之剥落則十五六矣於戲金石猶有時而銷泐況屋壁乎況塗棧乎後三四十年幸而再至安能必其不遂至於磨滅也夫金華道術之懿本於吕公其言論所及猶將起敬而況其氏名之所在韓范諸公皆當世賢者學行有過於人字

書之工近世亦莫及而視其日就磨滅曾不動心豈尊德樂道之謂哉因顧瞻徘徊不能去會院之僧德順言業已礱石欲勒寘廡下且謁宋内翰記之矣於是亟摹授之上石且少助焉不惟使來者有所聞知亦永永為山中之賁云又我少傅公先娶孔氏追贈衛國夫人實武仲之女於正中為中表而無咎之姑實歸我七世祖少保公封福國夫人自吕公之夫人視之蓋祖姑也故諸君子同為栖真之行脩薦奠之禮非直為游觀也時

我六世祖以知韶州居少保公憂以故不同行今家藏無咎當時往來尺牘具可考而宋内翰記中偶不之及是用併著之

跋黄侍講送鄭仲舒序

右侍講黄公送鄭仲舒還朝序前本乃公門人今翰林應奉傅藻所錄公親改定凡二十八字後本則公之親筆與錄本多不同蓋初草也伯衡前九年觀於南京仲舒至自北平兵革之餘以僅存為幸今再觀於麟溪之

上則裒潢成卷矣竊聞公平生為文故處輙塗以濃墨既脫藁即以齒練之糜爛乃已必投諸水雖子姪弗使見之今顧於仲舒面加改定且併初草遺之此其相知之深相與之無間為何如則其期望之遠且大尚何怪哉公為此文時年已七十有七孟子所謂達尊蓋兼之矣而不自滿假臨文詳審作字端謹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斯之謂歟初學小子衒耀材能稠廣之中肆筆疾書略不檢點亦可少愧哉仲舒宦成名立足

以當公之厚望君子類能言之伯衡獨表此以為世法戒且以自警云

跋張承旨贈朱季誠隸古歌

隸書盛於東漢其金石諸刻之存者見於歐陽修之集古錄趙明誠之金石錄洪适之隸釋隸續又有婁機者亦宋儒也具列世所存漢碑為漢隸字源於是隸學彬彬可考已然非嗜古之士誰暇究心於其間哉近時深於隸學而以善隸鳴者有番易歐陽復龍虎山道士方

從義臨川宋季子季子嘗重校字源又作漢隸綱領别撰辨訛字類與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此三人者之書余皆見之仙居朱季誠所作隸書余雖未之見觀張翥推許之意溢於歌詞之表季誠蓋亦嗜古而工隸學者矣唐李潮善八分其書世不多見而至今猶信其善書者徒以杜甫之詩也然則季誠將亦由翥而名世乎將亦由翥而名世乎

跋陳子上書

於戲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而至違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艱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有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不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亦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貽謝復元書未嘗

不嘆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不幸也耶子上余友也同薦於鄉同試於禮部後一再見于四明而遂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埋銘讀之而髙其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之髙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於戲子上真賢乎哉錢用壬傅子敬趙時

泰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忘不去所不能去而去所不可去卒之身首異處妻子戮辱墳墓無主而為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子上豈真不幸也耶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雖然向微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妻子亦

安能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保無他虞者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也於戲復元真子上友哉復元亦賢矣哉

書張孟兼字說後

陰陽分而為五行五行分而為十幹十二支譬則卉木自根而幹自幹以達於枝而葉敷焉其實一本而已是故十幹十二支即五行也五行即陰陽也而陰陽又未嘗判若兩物也聞人先生字張君以兼豈曰其生以戊

寅而其歲為丁丑兼二年而云乎亦以戊為剛丁為柔而欲張君兼之以成其德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天地之育物必資陰陽之兼施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是聖人之馭世必資剛柔之兼用也而況於學者乎美矣哉先生之命字也張君能不吐剛不茹柔則張君其克承師訓矣於乎念之哉

書歸嬰說後

養生全真之術老子道德之書其說存焉其義備矣為

歸嬰者於是取之足矣而顧有望於余言者何陰陽之
交五行之運存乎人者未易言也無亦觀於物而已矣
物之近似者莫鷄莫蜩莫龜若也鷄之伏也蜩之蛻也
龜之息也無視無聽不飲不食而形神以完其與嬰兒
者何異焉嬰兒之在母也呼吸隨母口鼻皆閉而精䰟
以全其與至人者何異焉至人者神止氣定絕粒却味
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百歲為一息而游於無窮
庸詎知其非嬰兒乎豈惟嬰兒其龜乎其蜩乎其雞乎

由雞之伏蜩之蜕龜之息而求其有不歸於嬰兒者乎

畜歸於嬰兒烏乎往而不為至人哉是數者關鍵槖籥

不可窺見也機紐本根不可名狀也恍惚杳冥不可搏

執也余何以言之太上養性其次養氣其次養形是則

余與子之所同也子亦知得其養則長失其養則消乎

與其養嬰兒而不消未若養赤子之心而不失也凡有

物不歸於盡者曾亦有之乎故雖天地之大也猶有時

而壞而況於人乎羣於萬物恃形以立何所逃於天地

之間哉子幸無内養之是務而養其大體焉則所謂先於天地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不能外矣奚事乎歸嬰哉余雖以孱弱無似之軀從事呫嗶間窮日夜之力而不知止神疲精鑠日朘月削猶願與子從事於斯毋曰吾方顛倒五行無廢吾事

書徐進善三命辯後

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包括天下古今生人之命蓋昉於虛中夫造化之妙其變莫測雖聖人有所不

能知而欲以有限之數推無窮之命誠哉難乎矣雖然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混淪磅礴於三十八萬四千里之外而歷家測候以三尺之箭五斗之瓶而不能逃此與人之生於兩間十二紀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之内往者過來者續而星翁包括之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而不能外則何以異殆亦未可遽以二者多寡之懸絶而詆之也其四柱同其賢愚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貴賤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脩短異者有之其

四柱同其休咎異者有之存乎世運焉爾存乎地域焉爾存乎氣候焉爾存乎稟賦焉爾否泰理亂升降消長此之謂世運五方九州山川限隔此之謂地域一時離為八刻一刻離為初中末此之謂氣候受形之初胎氣所鍾此之謂稟賦稟賦有厚薄氣候有早晚地域有南北世運有盛衰明盛衰之機别南北之辯審早晚之節權厚薄之等以斷賢愚貴賤脩短休咎之故此談命者之所以徵也豈惟四柱哉豈惟四柱哉原性讀書而遂

於方技進善之論如彼余之説如此原性其亦能折衷之也夫

題勤有堂卷

余家故多藏書而余年少時不知讀即讀鹵莽滅裂有不免焉玩日愒時不自知年運之徂而學之不盈素望也比列官成均從先生長者討論古今文義漫不省出何書作何説諸生間有質問窘於遺忘口欲言若或箝之假令記一二亦不能成誦然後愧而悔悔而嘆曰先

文忠公嘗言悦耳目而適用用之不弊取之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隨其材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而無不獲者惟書而已書之所存道之所存也其可以不讀乎而吾之讀書也乃不能若古人之囊螢映雪刺股焚膏今於其詞且不能習熟尚何淑吾身措諸事業之望哉因思四明程時叔先生有讀書排年法方欲發羣書取其法端居而讀之玩味其英華究極其根柢則職守又從而奪焉不勤之失一至於此欲誰咎哉欲誰咎哉王君

舉直名其藏書之堂曰勤有徵言於余余不暇勦取他說而特識余之失使君之子孫用以為戒及時自奮勇於求索毋坐余之愧而悔悔而歎則君之藏書庶幾不失望焉

羣書百考跋尾

余自兒童時從長者遊竊聞其道宋乾淳間義烏有杏溪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兵制律歷之類靡不窮究根穴訂其謬謬資取博而參考精事為一圖累

至於百號曰羣書百考說齋唐公聞其升陑分陜之説以為職方輿地盡在其腹中大愚吕公閲其禹貢考以為是書集先儒之大成夫以唐公之該洽吕公之精詳其推敬先生如此則先生之書豈徒事空言以為著述者比哉思一見之垂三十年而不可得未嘗不以為憾也比解後先生諸孫桴而叩焉則散落久矣獨十二三僅存焉耳因出以相示始得見之少償夙願又未嘗不以為幸也益將求其全書而卒業焉於戲道與器曷嘗

相離哉經制之所在精義之所在也先生寤寐先王於數千百年之上疲思耗精於斷編殘簡之中明絶學之指歸示一王之準則可謂至矣而學者方玩思空言高談性命顧以是為近者小者而弗知甚貴可不悲哉則夫去之未二百年而將遂泯墜無傳豈曰勞而少功云乎亦曰世好酸鹹之異嗜切近之意微誇誕之氣勝云耳且三代之制度托之簡編以傳者其存幾何朝廷垂意稽古卒然有所訪問往往無以應吾見亦多矣而是

書也可措於實用有裨於治道泯墜者既如彼其僅存者亦終莫之講何哉况今無板本則後余而生者將不止不見其全而已此余不惟幸於得見而又撫卷為之慨且懼焉

書讀易記後

經莫古於易莫完於易莫粹於易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則經豈復有古於易者乎秦焚典籍而易以卜筮存則經豈復有完於易者乎書出於虞夏商周之史官詩

多出於閭巷之小夫婦人春秋雖出於仲尼然本魯國之史而禮皆雜出漢儒之綴緝易則伏羲畫之文王演之周公重之孔子賛之皆古之聖人則經豈復有粹於易者乎嗟夫易之為書古矣完矣粹矣而汨而不明者吾祖以為諸儒之說亂之也漢室去古未遠焦贛京房之流已泥於術數災異況後世乎經學至宋而大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或者猶詆其各有所偏況他人乎由是觀之則先儒之於易也知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言

之有至焉有不至焉亦可見矣使其知之言之而至焉
吾無可言也如使其知之言之而不至焉吾無言奚可
也此趙先生讀易記所以不容已也與易者天德之藴
萬物之奥也唯聖人能言之聖人明乎天地萬物之情
故也不明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易者則頼有聖人
之説存焉耳先生當易道汨而不明之際不專主一説
不務為苟同問難以造端辨析以折衷而一本之於聖
人此其志豈苟哉諸説具在如指諸掌士之處乎窮鄉

下邑者有志於學而力不足以致諸家之書力足致之而或不能殫其歲月之勞一旦見先生之書豈不深有籍哉顧乃謂其足以應有司之問則其知先生也抑末矣昔西山真文忠公不有讀書記乎不知其書亦徒以應有司之問否也吾知其不為是也必矣文忠之書非為應有司之問而設何獨至於先王之書而云云乎得之心者不可喻以言得之天者人不與力焉先生潛心於易六十年矣其所得者吾亦安敢謂其盡於是也先

生讀書亦有記惜已為人持去吾不得見之又焉得隱度論之

書德泉銘卷後

平陽岍江其邑聚皆斥滷之地故其水皆苦惡獨昆山有泉仰出甘洌異諸水宋朝奉者引以給邑人之用盖自宋南渡後然矣元大徳戊戌廉訪僉事完顏公行部見之嘉其勤已以濟人名之曰徳泉屬宣閫都事鮮于公為著銘既刻之石矣而鮮于公復以副本予朝奉之

孫郴州教授景玉開化教諭景明二君宦轍所至時之
鉅公多題其後自趙公子昂吳公幼清至郭君天錫凡
十人聯為一卷世襲藏焉國初為兵士所得教諭君之
孫以廉從陳維志購得之則洪武十二年也後四年余
閱之而歎曰昔羅浮道士鄧守安以廣州一城人飲鹹
苦水春夏多疾疫欲引蒲澗山滴水巖水二十里外廢
一城貧富同飲甘涼規畫處置具有條理以告吾祖文
忠公文忠公以告漕帥王敏仲夫敏仲以帥一道之權

而為此宜若易易也然卒不能成守安之志豈不以難為力哉今宋朝奉一韋布隱居之士耳顧能引此泉以惠一邑可謂能為古人之所難矣使人不恤其力用其智以惠利及物皆若朝奉之心天下豈有難為之事乎且引西湖水以給杭人唐則宰相李長源刺史白樂天宋則太守陳述古猶刻石湖上使後來有所考平陽之人賴宋氏而給於每歲用竹百丈役工二人皆出其私力獨可無述以示後乎此二公之所以拳拳也與向使

宋氏不厄於兵草則邑人之利賴之雖到于今可也今泉如故而莫能引石亦已磨滅惟故石槽臥道旁而德泉與朝奉之名不共石磨滅者尚賴此卷之存焉爾以廡護藏惟謹豈徒以其文翰蓋亦存羊之意焉好事者有能因此而修復宋氏故事則泉之流衍邑人之蒙其澤將必有日矣其豈無繼鮮于公而秉筆者

跋保母帖卷後

今闕大本堂有蘂羣帖大令真蹟也自唐迄元諸名公

題跋具存而袁文清公其一也文清以謂嘗見保母帖
雖墨本而筆意正如此乃知古人字畫妙固不可及至
於鐫刻之妙後世亦未易及焉今此卷前後有楠字小
方印乃文清之名豈其當時所見本耶據周丞相跋此
蓋拓本然前後又有袁通甫印通甫姑蘇人名易嘗為
石洞書院山長號稱好古家有靜春堂多藏法書名畫
鮮于伯機趙子昂極推敬之而敬伯得此姑蘇其為通
甫家藏舊物無疑矣余數詢會稽人此石已不知所在

則似此本亦豈可多得尚寶護之哉蓋非獨宜於臨學亦可以為博洽之助樓參政詩云坡翁應未見此志金蟬之銘何絶類則以石之出在宋渡江之後而我先文忠公保母楊氏墓銘作於元豐間而語意符合初非蹈襲以故又云固知文章有暗合智謀所見略相似也因敬伯持以相示輙疏所知於後而歸之

跋先文忠公和韋詩後

此我九世伯祖文忠公書以遺我八世祖少傅公者也

蓋吾家舊物今藏金華方氏方氏之良子儀持以相示且請題其後伯衡按文忠公紹聖元年甲戌六月五日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而以冬十月二日至惠州此詩則作於明年之春正月十日又明年丁丑二月十九日復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夏四月十七日被命即行文定公亦自筠州徙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州遂同行至雷而以六月十日取別十九日渡海秋七月二日奔昌化是時少傅公方自許下來省文定

公亦在行間故文忠公為書此詩以所題月日推之正在中途云夫當竄責放逐之日流離道路之際而遊戲翰墨字勢筆意無秋毫不足之意則公之超然自得夷險不改其度抑亦可見矣

題劉養浩鐃歌鼓吹曲

右鐃歌鼓吹曲余友劉養浩之所作杜叔循之所書也養浩文辭有名縉紳間而此十二曲材雄氣昌辭與事稱有古作者之風尤為諸老所推固無藉乎叔循之翰

墨以傳然叔循早以書法入侍春坊大為皇太子所眷其書流輩中亦未見其比焉遠方畯士誦養浩之作觀叔循之書不獨可以想見今天子聖德神功巍巍蕩蕩天之為大而國家多士濟濟材藝臻極抑亦可見矣

書陳六分族譜後

上蒲陳謙示余以其家譜其先自頼川遷閩之長溪自長溪遷温之平陽四百餘年上下十五世而代亦且五易矣繼繼承承的然可考雖位不大顯而其間善士相

望不其盛哉彼以功名富貴赫奕於一時者其豈無之然不過一傳再傳而聲跡俱泯自其子孫不知其世者有矣視此果孰得失哉於戲祖澤流衍於冥漠之中子孫又能緝學勵行以濟美焉雖至於百世可也陳氏之嗣人其可不知所勉

書龍淵集後

廬陵以學術稱者前則申齋桂隱二劉公並起卓立而附和於其後凡六七君子村民陳先生其一人也先生

以經學教授而尤善古文辭東南學者多宗師之伯衡不獲識先生若其及門之士則往往與之遊今又辱交都事阮君龍淵而見其所作文則根柢乎理而不事雕刻詩則辭不費而意已至得於先生者深矣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肆多美玉不既信矣乎君方駸駸柄用當以功業名世詩文特餘事耳然一時文章政事兼優求如君者豈多見乎哉此伯衡不自知其譾陋而輙敢書其集後以致歆羨之意者也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甲

子眉山蘇伯衡書

蘇平仲文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平仲文集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王　翰

蘇平仲文集卷十一

明 蘇伯衡 撰

祝文

國子學大成殿修造祝文二首

翼翼廟庭多歷年所守灋桷傾丹艧黮昧欽承睿旨維新是圖揆日程事百工具作伏慮震喧以瀆明靈菲薦告虔尚祈昭鑒

禮殿有嚴安靈維舊熾然增新自我熙朝有飛其榱有

楹其旅金碧焜煌四國具瞻昭薦俎豆式告竣事神哉顧懷文治永昌

上梁文

康都督府上梁文

伏以出將入相依龍蟠虎踞之都列戟建牙啓鳥革翬飛之宇規模大矣典禮宜之伏惟都督榮禄相君閤下間世英資熙朝碩輔心惟嚮日力足擎天方羣雄競逐鹿之時識真主於潛龍之日契遂同乎魚水會式慶於

風雲張皇六師威行萬里之外弼成五服名收一紀之
餘載戢干戈顯膺茅土雖有晏嬰之室廬以避燥溼可
無驃姚之邸第用表恩榮廣舊基而龜著協從營丕搆
而燕雀相賀坊連建業地直秦淮擅面勢之雄攬江山
之勝美輪美奐人誇京邑之增輝宜室宜家我見子孫
之逢吉再涓穀旦爰舉修梁敢陳六偉之辭庸致羣工
之頌
抛梁東人在祥雲靄日中紫氣近依雙鳳闕青山長拱

獨龍峰

抛梁西蕭曹房杜盛名齊楓陛近聞傳紫詔竹街行見

築沙堤

抛梁南秦淮環繞碧挼藍膝下承歡皆驥子階前競秀

是宜男

抛梁北主聖臣賢天合德慶門衮衮出公侯咸附龍麟

攀鳳翼

抛梁上共喜太平今有象揚旗直度鐵門關洗兵更挽

銀河浪

抛梁下一代威名震華夏君王神武重功臣分封更擬

麒麟畫

伏願上梁之後王闗奏凱金鼎調元坐令田野之民均

藉帡幪之庇受天之慶篤生肯搆肯堂之賢與國同休

克承如帶如礪之誓重珪疊組耀古震今

張都督府上梁文

伏以帝念股肱錫上棟下宇之材木身居將相備前堂

後寢之規模都邑增輝子孫逢吉伏惟都督滎禄相君
閣下威行外閫望重中朝衆所󱊮幪今之柱石豐功偉
績簡在一人之心遠畧雄名驚破四夷之膽惟疏封之
有日爰賜第以為先聿來梗楠梓杞之堅良不假斧斤
尋引之樸斵瑣窻綺戶隔風雨於人間綉拱雕甍接雲
霞於天上仰觀輪奐之美益知恩寵之隆爰處爰居俾
其壽而臧昌而熾以似以續有如日之恒月之升方舉
修梁式陳善頌

抛梁東門闌佳氣鬱蔥蔥女配王侯男尚主車如流水馬如龍

抛梁西長樂鐘聲簇仗齊躬佐玉皇調玉燭鞭敲金鐙上金閨

抛梁南朱門華厦仰潭潭共慶四時膺五福更誇百子與千男

抛梁北四震天聲誰敢敵奏凱遥從紫塞還勲名已向燕然勒

抛梁上甲第規模極宏敞和氣祥光似海深芝蘭玉樹凌階長

抛梁下舉目江山明似畫秦淮雨濟漲蒲桃鐘阜雲開羅筆架

伏願上梁之後垂紳端笏論道經邦秉鈞軸於廟堂均庇庥於華夏媲商周之望説世篤忠貞炳王謝之家聲代有文武受天垂佑與國同休

碑銘記品

悟真寺碑

麗水之泉源有叢林曰悟真相傳後唐清泰甲午淮南王楊行密之所刱也於時錢氏有浙東不知行密何以來刱寺葢其事遠無所從質矣雖簡有行業僧曰文泰者開山顧其規制猶未備宋陳錢公居與寺鄰施以餘地增廣其址於是普明從曜相繼經營之始稱所謂大伽藍其寶殿落成以大中祥符已酉而山門樹於乾興壬戌其闢法堂以天聖丁卯而鐘樓之作在明道癸酉

刑部侍郎胡公則實為外護逮咸淳乙丑歴年既多棟宇就圮嗣主是山者茂公葺而一新之後六十年為元泰定甲子聞叟薫領衆增置田若干畞未及有所興造尋司藏鑰於徑山而成壞有數至正癸巳春竟燬焉側金所布鞠為瓦礫惟鐘樓三解脱門僅存壽嵩祐師聞叟之嫡有長材而行願精堅既補其處孜孜焉以興復為已任是夏首建維摩室已未春偕景祚造兩華堂皇朝乙巳秋建覺皇殿洪武辛亥搆東西兩廡壬子冬營

選佛場壬戌春必祀建齋堂而必森者以其力塑普賢大士像又勸邑之長者莊塑像設塗以黄金釋迦佛則俞原遂摩訶迦葉則原遂仲弟原禮阿難陀則原遂季弟原吉曼殊師利則某某文殊則清修比丘法渝用栴檀雕為水月普濟則者舊思聰若執金剛護法神像以致藏殿庫廳庾院庖湢之屬或裒衆施或率同志緒成之而以其年月日告訖功爰伐石介原遂之子文固徵辭為記余念師劬躬盡瘁老不退轉歷三十寒暑猶一

日成此勝因可謂勤矣而豈爲觀美哉亦將以安處徒衆相與修行佛道而紹隆宗風也因說偈言遺之使刻焉偈曰

泉源幽幽括之奥壤羣山鬱環如青蓮花宅其要會有大藍若如化天宫輝賁林壑龍象攸萃人天具依云胡回禄而加以燎我佛有命去故作新猗壽嵩師乘此願力寢食靡遑以事締興爰率其徒鳩衆所施伐木於林攻石於山徼瓦於陶百工並作惟信所有故成所無美

輪美奐彈指幻出寶殿中峙崇堂後居前敞山門傍翼修廡覺皇南面玉色金相菩薩天王在左在右一一梵相莊嚴妙麗靈山儼然四衆歡喜乃具香華乃羅幡幢乃合鐘磬作禮供養供養既已舉揚義諦問諸比丘為幻為真若說為幻丹楹墁户芝陑藻井宛在目中說非幻者初我未嘗示現有為了無見相諸比丘衆當知世間有成壞相是名幻有有有無相亦名幻有惟真實際不依幻有自無始刼盡未來際於其中間無能壞者其

無量光遍一切處大若法界小若微塵罔不攝入更無餘欠有情無情同一明了斯乃金剛不壞全體此不壞者名光明幢此不壞者名清淨域此不壞者名神通藏此不壞者名波羅密此不壞者名無漏果若欲舍此別證真如譬如捕風畢竟何得所以者何汝當締聽心外無相相由心生心正住時相何從顯一切世相起滅無常如空中花繽紛翔舞非花似花倏現忽滅如水中漚爭聚互散從朝至夕出彼沒此皆由一心念念不停四

大和合五蘊流轉種種因緣亦復如是如使執著滋長無明圓明妙性何以不昧故證真如當斷妄想雖則如是無上妙道非有而有非無而無纔涉有無落第二義凡我學人作此思惟加精進力同登上善

蘭室馨禪師石塔銘

慧照一宗逮宋季葉寖以寥寂雪巖出而振之然後復熾由是高峰中峰相繼而起至千岩長公以真傳實證為世擅度而法筵之盛遂冠絶於東南故其得度者皆

不失於空門翹楚尚論嗣法上首恒推蘭室禪師為巨擘焉師諱德馨蘭室葢其字族義烏方氏父一清母徐氏師自幼不茹葷即超然有棄俗之意泰定丁卯長公在伏龍山之聖壽寺遂往師事焉年已二十四矣尋祝髮受具戒居侍師凡十五年恂恂然若闇於機者聞語法要輒心領而神會同時參學者皆自以為弗如也一旦喟然嘆曰日月如跳丸人命如春霜朝露而吾久安於此吾其為井蛙乎乃躡蹻出遊吳越間歷抵諸方究

竟已事大尊宿若元叟端笑隱訢曇芳忠咸嘖嘖器許
參頑石真於石溪真問師甚處來師云伏龍真問甚名
師稱名以對真云詎不聞乎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其字
曰蘭室可也師欣然作禮云謝和尚命字拂衣徑出真
云好箇師僧只恁麼去乃反伏龍依長公以卒其業聞
而能思思而能修凝然宴坐又垂一紀長公問祝師曰
汝平實地上人也擔負大事吾將屬望焉宜善自護持
師既受付囑以至正壬辰與同門弟德猷杖錫來金華

至於域西止焉其地有泉曰君子泉乃宋賢劉先生嶠隱居之所岡巒迴合林樾幽欝將結茅以居地主曹仁卿即割以奉師緇素景向金穀之施不求而至不數年遂建精舍其規制一如大伽藍榜曰清隱歲無一畆之入而凡供養之需沛然有餘遊方之士來者如歸會聖壽虚席三宗僉謂非師莫宜補其處爭相勸請固辭則白於郡府强起之國家辛丑歲也金華之人瞻戀莫能已乃相率迓師明年復歸於清隱居十年洪武壬子十

二月十有四日示疾端坐而逝春秋七十夏四十六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茶毗得五色舍利無數遂以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塔于精舍西三里瘞焉德猷奉狀來請曰是不可無銘以傳示久遠始余歸自南京往往聞師名縉紳間乃往謁之延坐室中移時起居外無一辭余謂之曰嘗聞長公見客口如懸河剎那頃數千言師其大弟子顧默然如土偶將不言以餂我耶抑執德不同作佛事亦異也師曰昔吾師未嘗不言而未嘗言今吾未

嘗言而未嘗不言道無隱顯焉有語嘿乎余領之既而見其履行誠實不事緣飾凡接學者亦未嘗假一切言語相以為教乃知師於達摩氏之道庶幾弗畔矣乎其克纂前人之統緒為四衆之依歸有不偶然者矣以故慕而締世外交則今於德猷之請其可以不知師為辭乎德猷今嗣主清隱端身以律事勤已以裕人葢所謂修三摩鉢提者銘曰

無上正法不可思議直指心源何有文字襲取空言其

世之季條葉滋蔓本根乃離不求諸内曷拯其獘衆之
詰决談鋒交起我於我師則以默契彼方提唱以事策
厲我於我徒亦以默示夫我常默詎曰立異考諸先覺
道固如是有若日月普照人世有目斯覩非手所指又
若雷霆奮出於地厥聲四聞豈擊攸致不辯而證不行
而至破諸妄幻入佛三昧謂我不信視此舍利舍利煜
煜窣堵是閟匪獨師存道與不墜太史著銘以詔來裔
修此行者善述善繼

天池泉銘 并序

蘭溪縣之棲真寺有泉曰天池余侍家君展省八世祖少傅公墓過而酌之主僧德順曰此泉甃石為池深可五尺廣及三之二然而沛乎洋溢湛乎虚明曽不以澄而淨不以撓而垢不以閱月踰時不涸不汲而溢不以朝夕給盥漱為酒漿供洗濯飲牛馬而耗嗚呼不既異矣乎余曰噫固哉子之言也我觀世間此流水者猶如氣之呼吸通乎毛竅箴之往來見於線蹊自有無量世

界即有無量水泉滿其中無有去來無有盈縮無有深淺無有淨穢溪洞池沼乃至江淮河濟大海皆復如是彼之有去有來有盈有縮有深有淺有淨有穢皆非實相而此泉於河沙諸國中譬彼一毛竅之在法身一線蹊之在磨衲也又何獨異之哉乃贊之曰

濁水者泥清者膠而水初不自清濁此水非濁亦非清畢竟誰能清濁之非惟清濁兩無有亦復永刧不增減世情妄意為流水道眼視之本無二能使泉生一酌頃

心地清涼熱惱除又能遍滿十方界世世為人種種用

一切佛性亦如是當觀水相知我相

辯證室贊并序

或問無聞居士摩詰無語獨涉二門云何八還辯見達摩面壁便入圓覺云何七處徵心居士荅言真辯者無所辯無所不辯真徵者無所徵無所不徵譬如飯中有沙雖小兒食一入口頃了然知覺嚥飯吐沙不待揀擇是名無所辯而無所不辯又如背上或癢木童子搔一

舉手間自然順適高下輕重不待議擬是名無所徵而無所不徵何以故以無心故彼庖人終日淘米去沙而沙之不去真童子終日爲人爬癢而人不之快則有心以爲之累也以無思惟心證如來法雖千萬億辯可也而況於八辯乎雖千萬億徵可也而況於七徵乎雖然惟無不辯故無辯惟無不徵故無徵惟無辯無徵故曰以無所得故而得惟無所得故曰真辯真徵居士作是語已復說贊曰

非辯而辯指鹿為馬辯其所辯涇渭分流非徵而徵證龜成鼈徵其所徵針石相投子將奚去奚取何不升徵辯之室而參徵辯之比丘方其動也開口說法珠聯玉貫及其靜也跏趺瞑目雨止雲收果孰辯而孰徵曰有覺而無修但見一室千燈之並照而瓦礫木石之點頭也

天香室品

有一梵志欲東涉瀛海禮補怛洛迦山行次定海聞有

大比丘唱道鳴鶴山中隨緣應感開導衆生咸期同證
無上妙覺四衆歸依如佛出世即往求見爾時大比丘
宴坐靜室其室中間妙香芬郁非蘭非麝非龍腦非薝
蔔亦非栴檀梵志聞未曾有歡喜無量作禮而白大比
丘我聞佛世尊以慈悲願力說法利生方便開遮普濟
羣品天龍護衛則降異香從以雨華自時厥後嗣教尊
宿道行高深隨其住止亦復現瑞今此室中妙香發聞
非焚非爇有臭咸薰一刹那頃根塵清淨此大殊勝不

知何以願為我等顯然宣示大比丘告梵志我此山中有大樹其名曰桂根柯所毓葩蕚所藴流出妙香在山滿山在谷滿谷在林滿林在室滿室莫非實際無足異者梵志聞是語已心生疑惑私自念言我見六合大地何所無桂何桂無花若説妙香一切桂同具足者云何彼桂與此桂香有差等若説此等妙香而獨具足者云何此桂根柯葩蕚與彼桂曾無差等根柯葩蕚無有差等而妙香有等差此何以故爾時大比丘復告梵志當

知一切衆桂本來根器雖有高下本來妙香非有淺深亦非有高下彼之衆桂與凡草木齊植並榮如薫如蕕日雜日壞由是不能與此桂妙香等譬如百千水皆受泥沙於中一水不受泥沙故有清濁又如百千鏡皆染塵垢於中一鏡不染塵垢故有明暗不可妄生意見說水說鏡本有清濁明暗我此桂與彼桂者即水鏡相亦不可說有高下淺深何以故一水十百水乃至千萬億水元無清濁故一鏡十百鏡乃至千萬億鏡元無明暗

故此大桂與世間種種桂同一芬郁故以是思惟世間一切人與一切桂等無有異覺性比妙香亦何差别若佛世尊若菩薩若羅漢若比丘若比丘尼若優婆塞若優婆夷若諸凡夫齊具髮毛爪齒皮肉筋骨耳鼻口眼手足身意於圓妙覺性中實無佛菩薩及諸凡夫我佛世尊常住大圓覺妙莊嚴境界如妙蓮花如淨琉璃如寶月輪無有汙染無有留礙無有住止無有去來無有成壞無有起滅而諸凡夫執著薩迦邪見迷而不悟顛

倒没溺如暗室坐如黑夜行苦樂生死輾轉無邊乃知佛世尊猶如此大柱者諸凡夫猶如彼百千柱者有能因是開悟堅持禁戒解脫幻妄則不生四縁不生四縁則不緼諸根不緼諸根則不染諸塵不染諸塵則不牽聯諸識不牽聯諸識則不造作諸業不造作諸業則不輪轉諸趣不輪轉諸趣則覺性不昧與佛無異非悟故無異本無異故即說偈曰

圓覺菩提性本來無差别佛不異凡夫凡夫不異佛凡

夫墮邪見迷而不知悟迷悟反掌間乃與佛相懸譬彼林中桂花有黄白紅妙香流芬郁三者皆如是若使將一枝於惡木中植嗅之即狂醒不復與桂同臭味雖云變於桂無加損乃是雜壞故其香本不滅及移植桂林芬郁還如舊一切諸佛子因香而生悟因悟而成覺永斷貪嗔癡以及憎與愛事理障皆除覺性終不昧名為入吾室

金華縣水心清淨禪庵記

瀰滿清淨者諸佛之心無識無名永斷諸有者生死所由盡也天下生民出入生死不離諸趣是豈天命之乎父生之君食之心傾之也何者法界性中無聖無凡無人無物羣生與佛同入涅槃無生無死而刹海之內生死熾然天下大患在有身也身非我有而視身為我則外有可欲內有所宜好惡取舍各從所志則毀人利已而利害生生死循環三途異趣汙愈甚則患愈大三界惟心此之謂也古之行深般若者無作無為一塵不受

耳目心志若存若亡不見不聞能所皆廢如淨琉璃內涵寶月如芬陀利雨不能濡一真獨立無古無今清淨域中不容他物則出世間矣生死之海竟安在哉常樂我淨復吾初而已也淨池在金華郡城北郡人作室水上廟堂佛閣前後相輝法師玉公宴處九年而燬于火師節衣縮食指期興復金華檀越出金帛為倡首而他縣繼之遂以乙卯夏四月復廟堂明年春作佛閣曰水心清淨禪庵徵余辭說以記其役予謂生民有欲耳目

所接莫非汙垢色陰一滅則四陰喪亡水無細大悉歸于海物無汙垢皆歸于空昔者濡首嘗謂阿闍世王曰空可洗乎否也王曰不可吁天下之汙至濯而止天下之淨至空而止菩提即空顯相空之至淨之極也淨至於極則入有而不見一物入空而不滯於空清淨胥盡空有胥亡如來藏中不留朕迹辭記安在哉

蒼雪軒記

出平陽縣南門五里山曰夾嶼夾嶼之陽寺曰淨明淨

明西廡主僧瑛師玉峯居之當面青華搆軒三楹軒前鑿池池上植竹碧幹離立翠葉敷茂陰布牕戶達於几席悅可人意乃以蒼雪扁其軒楣其徒無瑕善詩與琴從諸學士為方外交無閒居士一日隨衆造其軒中而問瑛師道存空寂心與世冥此佛之教今師何緣留佛如是況彼雪者緌緌而下璀璀而集山川原野城郭道路田疇藪澤邑屋聚落沙石草木無所不被拂焉而墇諸焉而𢇁黦焉而濁無不轉而皎皎潔潔天下無物可

以比雪天下惟白可以稱雪今師指竹而謂之雪而又以蒼易雪之白若說此竹其色紺碧上下洞徹如淨琉璃纖毫塵土了不可侵清風不動爽氣自集一剎那頃使人毛髮以至心膽洒然清涼熱惱銷隕與雪無異緣名求實亦已違背瑛師答言以非雪相視雪之相以非雪色視雪之色於竹之與雪則有差别視非雪相以非非雪相視非雪色以非非雪色於竹之與雪何有差别此何以故世間一切物同一幻故世間一切色同一假

故無物非幻無色非假則我此軒取竹喻雪何云違背豈惟竹雪安名立號為幻為假自吾法身及吾法性悉幻悉假以是思惟則竹非雪而雪亦非雪則蒼非白而白亦非白雖有竹雪實無竹雪非幻而幻非假而假我且忘我又況於軒居士曰善哉善哉乃說偈曰

河沙諸品類種種非實相衆情自執著隨品立名色逐妄以亂真彼此强分别而謂竹非雪又云蒼異白不知竹雪者非二亦非一非一亦非二蒼白亦復然此以何

因緣本皆幻假故瑛師善幻巧軒以蒼雪名攝别以歸
總普度有情衆若能悟斯指豈為法所縛竹雪既兩忘
蒼白亦雙泯於一彈指間永斷無明惑常住空寂境無
生亦無滅不作如是觀即落第二義

無涯偈

王府參軍胡公仲淵御史中丞章公三益有方外交曰
無涯浩師居武義之聖智院勤求佛道精修苦行無聞
居士因其號為説偈曰

我聞江河及淮濟一一津涯皆可見惟有滄溟與渤澥
舉目了不辯涯涘四海縱然浩無涯而初寄此虛空中
大哉虛空不可說其東無東西無西南與北亦復然
於中四海一勺如乃知世間無涯相畢竟無若虛空者
先佛所說無量法正與虛空等無二遍滿大千三千界
不分中邊及內外問師此復何以故圓明妙性本空寂
更無可以涯涘者纔涉有涯即外道一切佛子爾當知
此是真實第一義若能思惟悟空旨即證毗盧華藏海

送玉上人遊方詩序

上人無瑕王師受業平陽之淨明寺寺剏於唐以吳越時有大比丘曰道隆禪師居之遂為望刹嗣是代有名德至上人十七傳矣上人聰明而不凝滯能以學道餘力攻詩鳴琴以故邑之彥多與之遊一日語其徒曰觀水者必之河海觀山者必之嵩岱越之天童育王吳之南屏靈隱雙徑京師之天界乃古佛顯化之地有應真示現之迹且學徒雲集法會莫盛焉譬則水之河海也

山之嵩岱也吾可以不遊乎行有日與之遊者咸賦詩餞之會余遊南雁蕩上人持示求為之序噫玉非上人之名乎無瑕非上人之號乎夫無瑕之玉質之美者也質美矣必成器人斯寶焉然非玉人雕琢之器何由成哉是故天下之美玉必得天下之良工然後為天下之至寶夫人亦然有美質而德不成君子弗貴也有美質而不能自得師德無自而成也故師之於人也猶良工之於玉也而人師其易得哉為佛氏之學者固貴乎一

法不立而日用泯然六入皆空而真機獨露頡入靈源
親見本體發揮性地妙明真照照徹一切苟不得天下
大宗匠深桃痛劄則知解未泯本智不彰證其似者而
以為本真難乎免矣遇夫差別因緣臨乎愛染境界微
細情習宛然呈露譬如病不除根感毒還發盡未來際
了無休期尚何成道之望哉夫然故自昔具大慧充大
量者未有不遠訪師資勤求印可者也上人不即安於
山林顧皇皇然跋涉江湖其豈不以聞見未溥踐履或

礙也歟今道採上乘手提正印足以師表當世者庸詎知無其人上人行哉不得之越得之吳不得之吳得之京師不得之名山得之林下究竟大事穿透虛空當於此行徵之矣彼見上人而曰歸求有餘師歸求有餘師此為大以欺人者也慎勿北面焉

澹遊集題辭

余靈隱住山見心禪師復公神資穎秀善果夙成既博綜於言詮亦深造於觀境旁參曲證遐躅交於諸方直

指單提妙覺證於無上惟了心之為務遂滅影而退藏
紉榊葉以為衣採木實以為食常寂常默無作無為融
通羣有之機攝入一乘之妙凝然宴坐寂爾山阿若將
終身以隆斯道雄文雅製霞爛虹舒駿望鴻聲猋馳水
涌譬猶劍埋于地而斗纒之光自著霜降于天而豐山
之鐘自鳴是以逃名而名愈隨離世而世固挽手提正
印坐鎮名山扶植教基俯從輿望則其勢有不得已者
焉幡幢所建緇素如歸破異說于頡門啓諸佛之秘藏

徇緣御物應感隨機憤悱者若冰之春融障碍者如日之翳去因聞入見罔不歡欣大器細根咸獲濟利雖林猿野鶴亦皆同遊覺海之中澗草岩花一是蒙輝慧日之下信乎法門之領袖龍象之懵懵者也而況貴德尊賢懷仁慕義不趐飲食之人欲庶幾吐握之小心方外之良傾葢即如故天下之士投刺恐不先在野取象于藏經如水遵義于戴記畛域不立勢利俱亡斯亦可謂難巳方在定水之時適丁戎衣之日或故交而契濶或

新知而過從或音問之往來或文義之扣擊鞍馬道途之使萍蓬江海之蹤賡酬風月之鄉周旋泉石之境分席而語策杖而陪無虛日也由是内而清朝法從外而方伯連率縉紳縫掖之名勝岩穴巾褫之翹楚舃屨不期而集于門文墨無定而至其室爰葺堂構錫名澹遊兼取篇章録諸文梓彰盛集于東林之社表交情于六一之泉將在兹乎凡厥記銘至于賦詠體格詞氣雖别狀情叙事不殊垂紳正笏雍容廊廟此其典則也秋水

澄空星月交映此其光輝也清廟朱絲一唱三歎此其幽深也玉瓚黃流土鉶大羹此其沖澹也一展卷間非惟復公取友之端交際之廣可以見而並遊之龎俊崴言嚴藻清標素尚抑亦可徵矣載稽在昔事賢友仁誠信以孚非意氣之可撼驕瀆悉屛惟道德之是崇故淡而不厭久而能敬自伐木之音既息而市道之風滋熾炎附寒棄朝親夕疎可扳援則執鞭而不辭苟顛沛雖投石其遑恤慨我寤歎匪獨斯今卓爾復公墨名儒行

平居嘗千里候問有若佛印之於東坡祖元之於山谷行之以為常緩急或萬一阽危當如贊公之於次律曇晦之於子韶拯之而無憾欲知其道尚考斯編允宜傳流以為風厲回淳風於太古障薄俗於頹波彼抽酡青白雕刻蟲魚競桃李之芳華乏菽粟之功用烏可同日語哉予也懷惟儼於相國慕支遁於沃洲欲附神交式假子墨輒攄悰素敬序篇端珠玉盈編沙礫在列君子幸勿以為譏大方尚從而是正

諡議

南陽先生葛公諡議

讀聖賢之書由聖賢之道毀譽得喪窮達夷險無槩於其心而從容於出處去就可謂特立之士也已位雖不滿於材志雖不究於物視夫談王論霸以為希世資身之助同俗媚衆而蒙持祿保位之譏果孰得失哉自道隱習陋士之所務者空言而實德病焉君子思所以矯其失也固矣今發於文而經術以明修於行而名節以

立使人灼知道無二致不可岐而二之此固足以扶世而覺民信今而傳後又烏在奮身赴時會以就功名也哉有如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葛公資禀淳龎識見卓絶生長臨川之鄉兼傳考亭之緒窮探極討真知實踐其爲説雖詳而不至於支離其所守雖約而不失於簡易既深於道尤邃於文剖析之精微援据之該博論議之正大造詣之淵奥質諸古人葢無愧焉近若鄉邦之良遠若四方之彦不獨尊尚其學術抑且信服其

行誼間出其緒餘以應有司之求遂冠鄉闈策名肵陛中朝老成存者無幾方將付以斯文之柄擢居舘閣之中而力求補外以便就養未幾丁内艱而喪亂及之矣後尹金溪倅臨江為僚於江東憲府福建行省難進易退皆不終任家燬於兵僑於南閩衣食至或不給杜門著述自如苟非其義周之不取也其充職州司謂不可多殺徼功而戕賊國本力與大將抗雖得罪弗顧也其預秉文衡謂不宜好奇崇誕以斵壞士習屢與主司辯

必計從斯已也江東寄治于建寧則以為無事可治素餐莫甚焉而投牒自劾閩省政出於藩酋則以為非我族類贊畫不行焉而浮海北上既至燕都見其君臣宣淫而安危利菑上下黷貨而賣官鬻獄典戎旃者務報復而不恤國家之難尸國柄者樹朋黨而不納諫諍之言則移書故舊之在高位者指攻當世無所諱忌冀悟主聽少有更張言不見采至轉官不拜慨然慟哭竟憂憤以卒推此志也使大受焉引君當道見危授命詎不

優為之哉門人學子僉曰仁恩義色由中達外非文而何經德不回至死不變非貞而何於是合二字私謚曰文貞先生云

遂初先生鄭君謚議

家庭之間可以考德出處之際可以驗學葢親親以至愛物人之行也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情也夫惟德之修然後仁義之心全仁義之心全然後能惇行孝弟而利濟民物夫惟學之至然後内外之分明内外之分明

然後能恬退而安貧賤不冒進以茍富貴有若浦江義門鄭氏遜居浙河之東而名聞四海之内一門孝友十世同居德義之所薫陶禮法之所防範羣從得諸觀感國於丕冒亦彬彬乎多賢矣尚論其廸德而善學者獨推遂初先生仲涵固自有由然哉先生事親至孝母病踰年日夜抱持之至疽發而不自輟母食瓜而終遂終身不食瓜後居父喪哀毀骨立積愛薫心兩耳以聵每遇忌日輒慟哭行禮若初喪之時其於族姻也通其有

無嫁其孤女其於朋友也拯其疾厄周其匱乏其於鄉鄰也濟其寒饑恤其患難雖古之視民之饑溺猶已饑溺者殆不過爾則其德有諸已孰得而掩之哉先生涵茹六經羣史之說研究性命道德之藴考求聖賢行藏之故炳知内外輕重之辨自放山林無求於世作為文章有志明道在前代則持使節者交章薦舉署學校官而不赴入國朝則求賢之使臨門勸駕而不起譬如冥鴻翔乎寥廓弋人雖慕之而不得羅致之則其為學之

効又焉可誣也易曰幽人貞吉詩曰張仲孝友先生奚愧焉合二美而私謚曰貞孝先生揆諸故事僉以為宜其於儀世範俗亦豈輕哉謹謚

祭文哀辭

為胡世美左丞祭常忠武王文

於皇景命聖神受之聿生良臣左之右之附翼攀鱗良臣如雨智謀忠勇孰與王伍曲逆之奇淮陰之雄嫖姚之雅汾陽之恭揆厥所長萃于王躬王之始奮自彼淮

浦命佐商周德符伊吕凡有猷為天心允符明良契合如水與魚乃分齊斧乃典戎旃乃環甲冑鷹揚以先飛渡長江首取浙東彭蠡之捷功為時宗潯陽既下江右率從追奔逐北至于衡湘遂俘僞王遂取荆襄旋旆西指蘇湖秀杭禽彼僭竊安此百粤奏凱来歸尋復北伐威聲哼哼如霆如雷聞之者震當之者摧自彼齊魯以及河汴城無堅瑕一鼓而奠秉破竹勢直擣燕都師之所趨如涉空虛幽冀之疆澤潞之境關隴之阻沙漠之

負龍旂一麾孰不稽顙甚於摧枯易如反掌混一之謨本於九重王寔肩此戡定之功王功茂矣王澤深矣烈烈轟轟震古今矣謂宜受祉黄髮兒齒出將入相相明天子方倚長城遽停相杵天乎不吊悲動當宁昔我先公委身戎行竭其膂力經營四方肝膽相照莫如我王王視德濟有如猶子德濟識王爰自童稚恩之慈之歲踰一紀先公既殂我憑我恃褆身報國庶無罪悔我之所望惟王而已如何今日王又云亡嗟我小子能不痛

傷身縻守戍寃兮飛揚殯不執紼葬不臨穴緘辭千里有淚如血一幽一明哀哉訣絶

為廖平章祭忠武王文

永忠昔與伯氏有衆一旅知天命之有在爰委身於真主奔走禦侮自彼淮土方艱難險阻之備嘗豈自意得見王於和陽之滸立談之間分投氣合有如肺腑余亦不自知其何以同事戎行至於今益十六寒暑惟王文武全材有力如虎雖猛將之盈庭孰英風之敢擬況於

余孱弱而敢與王齒每受命從征輒忘其駑怯而相與犄角者寔思附乎驥尾至於奬率六師灑掃九守上以報荅聖明下以乂安遐邇則王之所自許令南征北伐日闢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勳震今而耀古真可謂不負平生之語矣何堂堂山立之軀遽奄忽其蟬蜕將下民之無禄抑脩短之有數然王之表表者固雖死猶生而聲名與國同休於千萬世也余之歔欷而涕泗交墜則念情好於疇昔感幽明之異路而已耳於呼哀哉

祭許祭酒文

於戲人生一世盛衰戚休雖云異境自達人而觀之均夢幻與泡影夫得吾志也既非吾榮則失吾志也又豈吾病葢不以窮達而損益者惟君子所性至於人力莫能致者雖聖賢亦歸之有命我懷先生識高才挺慱聞強記流輩無競幼承家學力追先正藴為徳行發為文章莫不珠揮而玉瑩聆其議論接其威儀孰不駭視而傾聽昔先生之未出也識者見及門之士抅者以開躁

者以靜散者以斂惰者以敏固知其規模可以任國家之政際聖明之龍興喜憣然於幣聘立談之間機鳴籟應謂相見之何晚不煩以官師之職遂授斯文之柄侍經筵而領春坊奉宴閑而陪顧問對揚惟精白之心啓沃皆典謨之訓恩禮度越乎尋常名聲洋溢乎遠近凡其義以為質道以自殉知無不言言無不罄不朋而比不詭以徇嗟易所謂謇謇而娼嫉者覆以為悻悻吹毛求其疵瑕中傷成於俄頃位甫正於辟雍車忽道夫庾

嶺尚賴鴻澤之滂沛遄歸安於鄉井舟溪幽幽可游可
泳若将終焉浩乎無悶然無賢不肖咸謂方今之時右
文之運弓旌四出招延英俊有如先生之老成宜膺求
舊之眷而冠羣公以進攄胸中之大畜致君民於堯舜
以增光於前人而垂裕於後胥奈何松柏之堅貞竟同
蒲柳以摧隕将善類之殄瘁抑吾道之莫償於戲天人
之際消長之理葢先生之所夙講亦先生之所自信齊
幽明於一塗兮尚否泰乎奚訊而況先生之耿耿者當

不隨異物而澌盡則其有生亦既異乎衆人之為人也
肉未寒而名已泯苟能如此良有餘矣而亦可以無恨
吾黨所不能釋然而相與臨穴而悲哽者夫豈徒懷契
分於平生感死生其猶醉醒誠悼夫人物之耿然鄉學
之灰冷環視餘子譬則蛙黽念先生不可復作雖大道
之孔夷而吾其誰與馳騁

祭段知府文

明明天子即位之歳多士如鱗四方來萃君於其間材

優德粹一見之頃使我心醉握手締交不持紹介遂獲為僚國學之内朝誦暮絃如魚有隊同堂合席俛仰三載並蒙選擢我甘恬退我既東歸君亦北邁相望萬里君顧我晦八載之後豈期再會君實受命為民師帥五馬既駕雙溪是稅受墨屬邑恵然傾蓋君之為邦後威先愛仁聞洋溢膏澤滂濊惟耄惟倪巻沾巻溉巨室小家交歡同戴薦遭水旱囷有怨懟謂君循吏其升以最夫何一旦蒼黄就逮變生不測事出意外奄其死矣天

乎何罪我方氧氧寢苦枕塊聞之咄咄望空書恠嗚呼
段君不聞牘背欲死死議古今一槩刻木之徒斯誓不
對君之不幸亦復何悔禍福之至雖不以類君子觀人
豈論成敗君能自信余言不再念昔國學同官行輩齗
喪之餘惟君我在今君又没世路愈隘我幸生存箴規
誰賴人瞻素帷胡寧不慨寓情一奠涕泗交墜

祭胡先生文

嗚呼仲申良金美玉庶足以方公學術之精純商鼎周

奚庶足以擬公述作之古雅惟嚴毅以自持曾毀譽之不假故不合者甚多而合者恒寡方年歳之壯盛侶麋鹿而在埜逮景迫於桑榆乃聖主之遭逢承特招之明詔邇清光於九重體右文之至意振教鐸於一邦及元史之纂修遂大筆之獨當參公論以褒貶深上契於宸衷然而寳懷而不售材蓄而不試代言顧問上雖注意於柄用引年乞歸公則必行其素志得不以聲譽之隆吾所謂富而不在乎禄之豐道徳之充吾所謂貴而不

在乎位之崇不然旣俞所乞拂袖而還長山之下竹林之間僦屋以憩貸田以耘非樵牧以為伍則猿鶴之同羣亦獨何樂而志氣欣欣嗚呼仲申意謂百齡以重鄉郡何斯文之寡佑嬰微疾而遽病昔者相過塞坐書詩英俊在列笑談麈揮今者之來室是人非帷交塵網庭暗履綦嗟距公之云没曾居諸之幾時慨夫事之殊異忽乎已至於斯更一二歳微文獻於門墻者何從仰其音徽牧牛羊於丘壟者誰復為之呵撝又況一紀必世

乎此吾黨所以重反袂而歔欷也雖然生必有死盛必有衰猶旦有夜理固若茲惟古聖賢其身雖没而其名永垂者亦惟托德業與文辭公之所藴固不見於設施公之所作則與古人而並馳其味也雋其聲也希大篇短章細書深刻者有不家傳而人誦之然則公固自有没而不埋者存矣吾黨嘘唏又奚以為聊緝此言以侑一卮蓋不獨慰公於九京亦將塞後死者無窮之悲嗚呼仲申以為是乎以為非乎

夏尚之太史哀辭 有序

我師克燕拔其知名士赴南京既而其類輩復官王朝太史夏君獨以老病乞歸且歸會遣使分道搜訪元史乃强君如江廣君辭不得命乃行行至番禺以疾卒二年冬十月十二日則卒之嵗月也君名以忠字尚之世家袁州宋孝成恭后父族也曾祖自得鄉貢進士受業番易陳克齊先生先生師徽國朱公其所緝問答語録世傳焉自君以上皆世其學君蚤有譽於鄉年四十餘

始用襲封衍聖公克堅薦授孔顔孟三氏子孫儒學正危公素之治田雄霸辟君以為副轉惠州教授改涿州照磨丙申秋燕都開設流寓科君入就試中其科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調國子助教遷太史院都事方君田雄霸時伯衡北遊得一見君道上不聞問垂一紀比相見南京情誼之篤乃若久要者間嘗語伯衡曰吾自分老死於燕不復上先人丘墓去家時少子正年甫十二荐更喪亂家燬母又死無誰為教恒恐其失學隕先緒

今名在俘籍不能即死誠可愧然聖恩寛大旦夕且得歸守塋域教子讀書以終吾餘年可謂不幸之幸哉抑吾平生好為詩多至千百篇兵後片楮無復存今雖耄矣歸訪故老於山椒水澨追惟疇昔江山人物睠焉若失悲思感慨托聲詩以寄吾志亦安能已乎行當録以遺子子為我序之則我盛年之作雖不得齒猗那清廟之什而吾衰莫之詞或者得與麥秀黍離並傳焉嗟乎言猶在耳而君竟死矣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夫此其

有足使人傷悼也夫乃為楚歌以哀之詞曰
嗚呼夫子之好修兮胡遭時之棘艱飄風忽其烈烈兮白日薄乎西山服南冠之峩峩兮旅膚敏以南遷包羞而競進兮既非余心之所安欲退而自放兮又縶維而莫余捐奉赫赫之明命兮備使价於炎方淩大江之浩淼兮道忽經夫故鄉萍之川兮湯湯袁之山兮蒼蒼山川宛其如昨兮何世故之不常問遺民於舊墟兮慨星辰與木霜思少留而弗獲兮遂悠悠以南行歷大庾之

嶔嶔兮泝隴水之砯砰漼與莽其翁薈兮虺蜮穴而膆腥神惝恍以内傷兮氣歔欷以外嬰曾日月之幾何兮竟魂釋而蛻形嗟夙志之莫申兮即長夜之冥冥亂曰芝為葢兮桂為輈仍子陽兮羅浮層城慌惚兮阻以修不死之藥兮矧可求羌胡為兮海之陬颶轟轟兮為霾為雺叢薄黯黲兮有蛇兩頭海之陬兮不可以久留魂歸來兮無離郵睎汝髮兮卧龍洲洲之上兮欝松楸魂不來歸兮使我心憂

貞惠先生方公哀辭 有叙

貞惠先生方公之知濟寧也庶富教可謂兼舉之矣在郡五年不惟民愛之而天亦助之先生以壬子夏拜命於時郡入我職方且四年二州二十縣户僅三萬稅萬餘石先生下車揭書諭民有冤抑自直於庭禁胥吏不得譙何日延耆宿周詢幽隱先是詔民墾荒田者滿三歲乃征吏徼功未滿歲輒征之民疑以惰田不加墾先生如詔旨約民且籍其丁産類為上中下三等等復三

之遇科徵則視籍為高闕追呼不遣皂隸遣符為信符印而析為二左以追呼右藏先生所程之緩急一決於巳吏之舞手謀利者無所售而民之於生產作業始得併其力比三年户倍於舊有奇稅以石計者增多十有三倍而贏民之庶可見矣封内家給而人足雞犬羊牛之聲相聞桑麻榆棗之陰相接社稷山川諸祀壇壝莫不修崇器服莫不嚴飭垣之外莫不周樹名木新作水驛城南門廡堂室易庳陋為宏敞甓甃橋棗林二牐

又構石岸泗上教民陶瓦營屋百餘間峙粟農隙則伐木為炭穴土藏氷民之富可見矣役浮屠修孔子廟堂鑿泮池闢射圃造弓矢樹正鵠聘前進士為師選補弟子員日一再視學親為正句讀較中否屬縣社立學學凡數百區生徒二千人公事稍閒即召吏屬訓以詩書法律其於教之也豈曰具文云乎夏秋二稅前期移文與民約小大家咸以後期為恥爭先輓負不待督責而登逋逃之民襁負而來受鄽者相屬及先生以誣構就

逮老稚號泣填道隨行數百里不能去者將以千數後
聞先生且死皆相向慟哭非有以得乎民其能然乎壬
子夏旱先生袒跣歷禱羣祠泣涕待命祠下誓不得雨
不還既而大雨如建瓴五穀皆熟後是連三歲三禱皆
響應如初癸丑秋蝗先生省愆籲天是夜聞空中聲芃
芃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不災永嘉侯朱公亮祖統舟
師百餘艘征燕過郡河水涸舟膠莫能進督先生大發
民浚河否則論如軍法日已晡先生仰天默禱夜漏下

二皷天雨明發水溢兩涯舟去而民無擾非有以契天心其能然乎先生顏狀支體猶夫人也視聽言動猶夫人也何獨為郡而治効乃爾於乎我知之矣年甫弱冠研究群經及濂洛關閩遺書尋鄉先達授受源委凡道德性命之懿精思力索而允蹈之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制度名物之屬亦辯析歸於至當慨然以為不合天人以為學學非其學也而於易尤注意一卦一爻必欲驗之事為其學術有如此者生平奉養甚約不御紈

綺大布之衣寒暑不易日惟一肉不治官事輒却不進其寡欲有如此者在官月取禄米十斗給饘粥餘悉留倉助軍食時斛米可易白金三兩或以問先生先生若不聞每行縣以糗糒自隨杯湯不取諸人兖州守奉二木瓜因童以進笞童而反之饒陽令緣鄉曲雅故以潯鳫侑書力謝去之晝之所為夜則白於天其廉謹有如此者公牘堆几羣辯方譁先生徐折衷以片言當於理而比於律晝一發遣庭無滯事大將軍徐魏公副將軍

李曹公提兵十萬趨北平駐郡殆將踰時要官勢吏爭索芻糧朝夕傍午先生從容酬給人人意滿而去其明敏有如此者性不近名務以德化府庭之間屏去械杻楹懸草鞭亦不妄用民投牒者隨事大小裁決或笞辱或戒諭不留案牘而尤慎於庶獄日省月録獄無淹囚或有未報下者時食之以糜浙西江西兩省水陸數千里運糧百萬濟寧先生撫其民不翅部民且憫其道遠言於朝蠲其蠹耗其惻怛有如此者郡民以牛車轉戎

衣於燕歲暮雨雪牛相藉物故欲僦舟以載時有令役民舟者誅僚佐畏令持不可先生曰民苟便縱抵法吾不辭也立載以舟郡倉絶糧省檄民轉粟青州走七百里民以為病會淮安漕運濟南者道境上先生欲俾淮安輸郡倉而濟南致青州告於行省不得命即具白戶部奏可郡將挾權貴勢當五六月調民數萬繕城民棄其穡事洒淚而即工先生議寑以聞同列懼獲罪權貴相視不署名先生獨署之事聞即日詔罷其勇敢有如

此者學術以本之寡欲以持之廉慎以濟之明敏以行之惻怛以動之勇敢以成之治天下無難也況為郡乎皇上器重先生注意圖任之而御先生者遽中傷之御史又從而羅織之先生視榮辱得喪一致遂不與辯而就逮謫役江浦年僅五十有一死尋及之此其道之所以不大行而其澤之所以不遠被也悲夫豈天不欲天下後世目真儒之効歟雖然道德自任之死不回不亦貞乎善俗之政治於千里不亦惠乎合二字為先生謚

以昭公論不亦宜乎翰林宋公濂既銘其墓余乃哀之

以辭辭曰

時之真儒國之循吏賴有此夫些〻擢自布韋典領大郡寒暑四徂些〻危持顛扶本仁輔義邇悅遠歸些〻庶富教俱顯有成蹟可以大書些〻天人交孚小試之効亦既皦如此些〻俾乘事樞四海萬姓庶幾驩虞些〻云胡中途使遭誣皴又剪屠之些〻澤不大濡斯世斯民亦獨何辜些〻已乎已乎吾道之非一至於斯些〻天乎天乎可必也歟呼

之奚為哉嗚呼吾徒泣下沾裾豈曰此夫之歁歟哉豈曰此夫之歁歟哉

蘇平仲文集卷十一